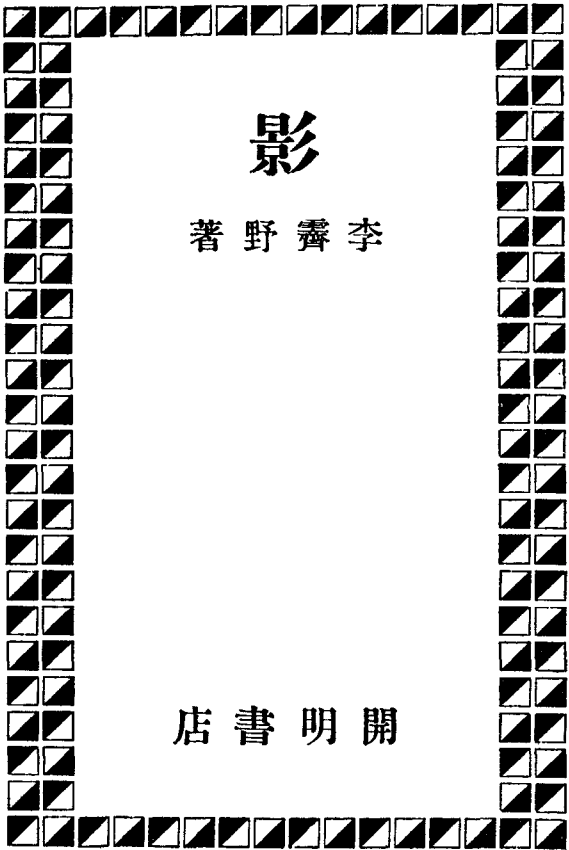


影

李 齊 野 著



影

著 野 霽 李

店 書 明 開

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五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未名社叢書
“影”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李 霽 野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 海 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僑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八五五號
電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目

錄

露 珠	一
革命者	三五
回 信	五七
生 活	七五
嫩黃瓜	八三
微笑的臉面	九七
題卷末	一〇七

露 珠

晨曦下

小草上的露珠，

是昨夜的笑痕，

今朝的眼泪。

柳絮悄悄地飛來，我知道暮春已經到了。天氣還是異常地苦悶，周圍的事物好像是全沒觸着一點春底氣息，都仍然死死地在灰色的廣幕下面豎立着；燒人皮膚的火熱的南風夾着灰塵吹來，使人感着倦倦的睡意。我在房裏來回地踱步，我在睡椅上躺着想靜神微睡，我枯坐在窗前沉思，我打開我所愛讀的書籍——但是都勝不過我百無聊賴的心緒。

「到熱鬧的地方去！」想着我便快快地走出去了。街上狂風捲着塵土一陣陣地吹來，灰吞吞的人物車駝來來往往地蠕動着，他

們也好像是被什麼東西所迫不得不到街上行動似的，懶懶的，慢慢的，無精打彩的，昏頭昏腦的……要說是像送喪的樣子呢，似乎又沒有一點悲傷的表徵，雖然人們都哭喪着臉，但是他們所表現的絕不是新鮮的情緒，只是已成定型的憂鬱的面皮罷了。柳條在狂風裏亂舞，灰塵在狂風裏疾飛，但是一切好像在墳墓裏一樣靜死，壓迫着人底呼吸。街市裏嘈雜的喧嚷，污濁悶人的氣息，使我底頭更加昏沉，我底呼吸也更感疼痛了。在悶悶的熱鬧聲裏，在人們奇異的探視之下，我更感到刺心的寂寞了，我底心緒更形惡劣，我只無意識地順着兩腿底挪移倦倦地歸來了。

我底書棹上放着一封信，小小的淡灰色的信封，封背題着上面

的一首小詩，我一看便認識是乃吾底筆蹟。他上次的信便說及他底病恐無希望的話，他底簡單的短信裏單純的語句，引得我流了半天的眼淚。他臨行的時候緊握着我底手，他底深深凹入的兩眼死死地釘着我，我如同在懸崖邊上萬丈深淵前站着：他底眼睛閃着深沉地悲哀的火焰，燒得我全身戰慄。在這一瞬間，我才整個地理會了他底靈魂，爲人世間的魔火燒得零星憔悴的靈魂。我們都默然無語，我理會得他底病不是靜養便可奏效，更不是醫藥所可爲力的。他去後我底身心都失了依據。這十個月離別的期間裏，他也曾寫了點短信給我，但是他總囑咐我看後立即燒去，因爲他只願隱吞着一切的愁苦不使他在人間留一點痕跡。有時我看過他底信

後，覺着他底憂傷的心跳進我底腔子裏躍動，我也便把他底來信燒去不忍再看了；所以他在病中的來信，差不多全數燒去了。這次我一看見這淺灰色的小信封，他底枯瘦的字體，他在信背上題的那首小詩，我底全身顫抖，我知道這一定是他病危的消息。我底雙手抖索着把袖拆開，確是一封他覺着永沒有和我再見的機會時才勉強支持着寫而不會寫完的信。第三天下午我便接到別的朋友報告他死於養病的異鄉的電報。

乃吾如露珠一般消逝了；但是他底蒼白的憔悴的臉面，深愛的雙眼，飽嘗隱苦的赤心，時時在我眼前顯現，時時在我底腔子裏躍動，他雖然不願留一點痕跡於人間，可是在我心裏却有了不滅的印

象了。

他害的究竟是什麼病，至死也沒有察明；不過在他底零星的筆記裏，在給他哥哥和我的書信裏，他只說到「隱哀」，「隱痛」的字樣，大概這就是他致死的病源罷。

他底日記什麼，寫後十九都燒了，給別人的信也是囑別人看後燒去，所以我盡力只收集着幾封信和幾則日記；爲着記念這個含着隱哀的靈魂，我敬把這點零星的東西再公開給讀者。

一九二四年四月作者於北京。

* * * * *

院子裏的蟲聲叫得格外淒切，恐怕只有我在伴着牠們歎歎了。

佛前的神燈在我惺忪的兩眼前閃耀，觀音大士像前的香煙如幻思一般在暗渺的神帳裏繚繞，在這樣淒清靜寂的一丈見方的小室裏，我朦朧地躺臥着。周圍喧囂着的市聲漸形死沉下去，深夜統治了一切；我底心情却因着深夜的靜默漸形煩亂，心兒却因着隱哀底衝擊不寧靜地忐忑起來。我好像吃了強性的辣物一般，全身和頭顱都冒出熱燥的火花。我不能再躺着，我起來在斗室裏徘徊。我想起我一月以前離家的情形：母親一面爲我整理行裝，一面不斷地問我什麼時候回去，我只忍着眼淚說着謊語，我說四個月或是一百天裏就可以回到她底面前，她只囑咐能早回便早回，却沒有看透我底毒狠的心——我想把愛我的仁慈的父親母親，親愛的姊妹兄弟，都

永遠地拋棄！ 我想逃避人間，我想死在深山靜谷裏！……

我底心緒如亂絲般紛擾，找不出一點端倪。我支着頭在窗前沉思，許多問題如跳蚤一般闖進我底心裏來：什麼時候飛到我底心裏這一粒惡毒的種子呢？恨惡愛你而拋棄你的，為什麼拋棄自己所親愛的人呢？不愛親愛自己的人，為什麼要不親愛你的人愛你呢？……我重複思索着最後兩句話，我心裏悔恨我不應懷着惡毒的心要拋棄家庭；我噙着眼淚，我想念母親；但是不但滅不了兇猛的心底衝擊，我更深深地陷入矛盾的苦痛裏了！……

是心底支配呢？是手腕底力量呢？醞滿灰墨，握住禿筆，我在潔白的紙上粗描我底隱痛底心曲……唉，唉，我又不能寧靜地

寫下去！——寫就了，又將寄誰呢？面向着觀音大士莊嚴仁慈的神像，我幻想：「菩薩也許比人們更爲了解人間的心意……」，便把我所沒寫完的東西在神燈上燃起。

一縷心情，透入幾張素紙，在熊熊的火光之中現出深藍的透紅的窟窟窿窿的花紋，彷彿告訴我說：世界中的一切，都在這刹那燦爛的虛幻裏！

十一年四月九日之夜在A城。

✱

✱

✱

✱

✱

✱

霽野：

也許我太怯弱，經不起人家一點愛慰，今天以前的幾天，我做

弱煩悶的心靈，總是蕩漾着在幾個朋友鼓蕩起愛之微波的河流裏。

也許我太褊狹，今天上午接讀我父親底信後，竟獻獻歎歎地一哭。我總很難過，爲着我那「爲惡環境所迫，終日如坐針氈，無時無刻不是痛苦，時時頭暈眼花」的老父！我還可以領悟「你底信我無法復：家庭現象危險，我實不能愉快；家信不能使你安慰，反增了你底苦惱，不如不寫信，不過玄想而已，倒覺安靖可喜：」的愛我的慈藹的父親底心情。哦，我底父親！我底父親！……

*

昨天躺在椅上臨風朦朧在窗下的沉思，很紛亂的，現在向你述說，恐怕不是真象了；但是並不是說謊，也無妨向你說一說。

前天給C君的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過去，我是一團罪過；將來，也難說不更壞；現在呢，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就覺一件罪過被我作出來了，但是我會很快地變了主張，說牠是一件對的事！假如善惡是有標準的，我要細細去估量一下。」

會爲那件事苛責到我痛哭的，不定在什麼時候也許會在臉上心裏湧出一點苦笑來。——總而言之，都是莫明其妙的事。這些話說來不知你懂不懂得？——把這最後一句話向腦子裏一思索，我自己也好笑，問人懂不懂得！自己何曾懂得！自己何曾懂得自己是什麼了！人是不可懂得的東西！誰敢說他懂得了自己？更有誰敢說他懂得了別人？宇宙中原沒有什麼真象，只是人們在那

里閉起眼來瞎想，所知道的不過是一些虛僞的輪廓！不過是一些虛僞的輪廓，自己何曾知道自己是什麼了！別的？……——隨筆寫來，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我心裏想的，用筆寫出來，已經不是我所想的真實情形了；又從紙上送到你底心裏，起怎樣的變化，那也是說不定的事。我知道不會將我心裏的真理移置到你底心裏一毫不損牠底真實，所以「你懂不懂？」這個笨問，我決不再向你說的。

這或者是我心靈上的病：我不明白我自己，自然我更不明白別人，我雖說致力作分析的工作，但是只得到相反的結果。也許是我底感覺不如別的聰明人底那樣靈敏，我只能在模糊的感覺裏得着

點渺茫的東西。我曾有一段自問的文章這末說：

「哈，哈，哈，哈！」人們底嘴裏發出自然的笑聲，臉上也現出深刻的笑紋來。

「噫，噫，噫，噫！」人們底喉裏流露出哭聲，聲音裏也實在含着沉着的悲哀。

深刻的笑紋印入眼裏，心花一開，冷清清地也笑一下；沉着的悲聲打入心裏，引起了靈魂底哀鳴，也陪着酒幾點同情的眼淚。

但是別人底心情怎樣呢？配親切地領會嗎，隔着你心靈上一層薄膜？」

我從小便是冷清慣了的人，不苦寂寞並且慣於寂寞；但是除非